

◆ 流年碎影

灯房女工

姜丽丽

地表以下500米的矿井是什么样？那里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矿灯是唯一照亮四周的“火种”，而我的母亲，就是那个守护火种的人。

母亲出生于山东，大约8岁时随我的祖父母迁往东北地区。那时的东北，重工业发展如火如荼，祖父当时在一家国有煤矿工作。后来，祖父退休，20岁的母亲便接了班。

1970年代，母亲所在的煤矿超过了3000人，队伍庞大。当时，煤矿设施齐全，基础设施建设尤为出色，从厂房外望去，可以看到发电厂、交换站、加工厂，以及机关楼、食堂，还有配套的子弟学校、医院和员工家属楼，这些都吸引着众多的外地年轻人。

记忆里，我曾多次随母亲去她工作的场所。在一片开阔的花园中，我发现了滑梯和秋千，以及盛开的粉色虞美人，它们汇成一片花海，其间还有矢车菊和鸡冠花竞相绽放。

那时我身着粉色纱裙，在秋千上轻轻摇摆，目光投向厂区内

忙碌的工人们。黄昏时分，全身覆盖煤灰的工人们说笑着走在路上，母亲告诉我，他们刚刚结束井下工作。煤矿实行白班和夜班的轮班制度，升井的矿工卸下一天的劳累，要去食堂吃饭，回家路上还不忘带上些刚出炉的麻花和面包。

矿工们升井后，会将衣物送去洗衣房，并将矿灯交至设备室。母亲当时担任设备室的小组长，负责电工及矿灯维修管理。管理成百上千盏矿灯绝非易事，需要清点并检查设备是否运行正常。母亲常说，每盏灯都必须认真检查，因为对井下工作而言，矿灯就是矿工的“眼睛”。

母亲的工作地点类似一个实验室，实行封闭管理，干净且井然有序。我来过数次，看见过满架悬挂的矿灯和贴附的标签，那些矿灯有黑色的半球形头部，通过一根黑色电缆与蓄电池相连。

矿灯必须悬挂在工人们头顶，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，重要性不亚于头盔。母亲仔细检查矿灯是否充电完毕，并检查线路和灯泡是否有损坏。一旦发现故

障，便立刻维修，以确保矿灯供应充足。

母亲回忆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他们常常要用硫酸为蓄电池充电。这项任务需要极高的精确性，硫酸的剂量必须丝毫不差，时间的计算也必须精确到秒，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矿灯损坏。有一次，母亲休假期间，一位工友未能严格遵循操作规程，导致矿灯损坏严重，而当时紧急采购已经来不及，由此耽误了矿工下井。

由于长期暴露在电流和硫酸环境中，尤其是硫酸的挥发性，一定程度上对身体健康构成潜在风险，母亲不到50岁就得了眼疾。当时医生分析，这可能与她长期工作的环境有关，是一种典型的职业性疾病。

由于从事的是特殊工种，母亲45岁时便具备了退休资格。不过，她20多年来工作勤奋，以高度的责任心守护着一盏盏矿灯，备受工友们的信任和喜爱，眼疾康复后又被煤矿返聘，继续工作了几年。

退休后，母亲时常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工作场景，梦见自己漫步于一排排高耸的铁架之间，仔细地检查每一盏矿灯，并将它们送到工友手中。在母亲心中，那些矿灯不仅照亮了她的职业生涯，让她尽己所能守护矿工们的安全，也温暖了矿工们的心。

木。这个岭地势较高，风又大，冬天格外寒冷，这里的冰雪也便愈发厚重。那些树不堪重负，齐齐从半腰处折断，断口狰狞如兽齿，灰白的木质裸露在寒风中，如被闪电劈开的伤疤，让人触目惊心。

冬去春来，天气逐渐回暖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望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枝，满心疑虑，不知它们是否还能重获生机。直到春深时节，奇迹悄然降临——断桩上抽出一簇簇新枝，嫩叶簇拥着细雪般的花穗，比之前的树冠更显精神。短短一个春秋，这些树不仅重焕生机，还开出了满树繁花。它们将伤痕化作新的年轮，在断枝上绽放出璀璨星河，这是大自然赋予生命的力量，是自我更新与自我保护的奇迹。

对这些花儿的好奇愈发浓烈，我忍不住将照片发给两位学识渊博的朋友，询问树名。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告诉我，这是小叶女贞。“女贞花白草迷离，江南梅雨时。”这名字倒比花本身更添了三分古意。江南烟雨里的女贞，想必是倚着黛瓦白墙的，而大别山的风骨，却让它们毅然站在胡冲岭的风口，把细碎的花朵开得惊心动魄。

知晓了它们的名字，心中对这些花儿的喜爱又增添了几分。就像人与人相遇，有时虽气场相投，却互不相识，一旦得知彼此，满心皆是欢喜。我与小叶女贞，大概也是如此。凝视着相机里的画面，素心人遇素心花，喜悦油然而生——最动人的，从来不是满树银销般的繁花，而是从枯木中奋力挣出的，一簇不肯低头的春天。



福满地 汪丽娟 摄

◆ 边走边看

江边漫步

赵远华

单位离长江很近，每次下班，我宁愿多骑几分钟路程，都要沿着江边回家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欣赏江边那多姿多彩的一抹春色。

从棋盘山路正对着滨江步道的台阶入口处拾级而上，在栏杆一侧停下脚步，仰头，闭眼，张开双臂，迎着春天的江风，把自己想象成一朵白云在天边自如卷舒。

转过头，横跨一江两岸的庞然大物——长江大桥巍峨耸立眼前，湛蓝的天空下浮过几朵白云，两座索塔像锋利的宝剑插入滔滔江水中，有序排列的斜拉索，强有力地勾勒出现代建筑学的线条美。我情不自禁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正好，一艘满载货物的轮船正从大桥底下穿过，一张集蓝天白云、大桥货轮的照片便留在了手机相册里。

顺着货轮往西，夕阳正缓缓落下，倒影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荡漾，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画面便在眼前了。当货轮逆流而上慢慢消失在远处的波涛中，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苍茫油然而生。那一刻，唯有迈开脚步与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，才能真正领略诗情画意带给人们精神上的享受。

沿着台阶往岸边走下去，靠近江水，靠近货轮，闻一闻江水的气息，听一听浅涛拍岸的声响。我卷起袖子，伸出手指，小心地在水中拨弄，温柔的、清凉的、透明的江水，瞬间让我想起童年在溪边玩耍的快乐。有着鱼米之乡之称的家乡并没有大河，更没有大江，穿镇而过的是一条雨季水涨、旱季浅滩的小溪。早些年，我们从小溪里挑水喝，用溪水灌溉农田，甚至光着脚丫在溪水里畅游，不过，我的技能太过一般，若不是发小及时拉拽，或许我早已被溪水吞没。从那时起，我便胆小害怕起来，再也没靠近过那条小溪，偶尔回家探亲路过，也仅仅只是远观而已。

突然，一声汽笛把我从往事中拉扯出来，我沿着江面看去，繁忙的长江上，货轮一艘接着一艘往东流去。我转身抬头，望见振风塔的塔尖正刺破云层，而夜幕正慢慢铺展开来。



◆ 植物小传

岭上花

冯润青

那儿共有七棵树。它们并未太过引人注目，直至繁花满树，才再度将我的目光紧紧吸引。

一场细雨过后，那些鼓嘟嘟的花苞竞相舒展。一树又一树细碎的白花如冬雪簌簌落在枝头，开得浩浩荡荡、气势磅礴。靠近些，淡雅的清香丝丝缕缕萦绕鼻尖，似有若无，却又挥之不去，直沁心脾。从那时起，每日往返途中，我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投向这些花儿，看它们在风中轻舞，已然成了生活里温柔的期待。

转天，雨霁天晴，阳光倾泻，白花在光晕里闪闪发亮，宛如星辰缀满枝头。我满心想着要为它们留下倩影，无奈时光总是匆匆，相机也老不在身边。这般错过几回后，终于在一个周一的清晨，我怀揣相机来到岭上。那些树上，嫩生生的叶尖顶开陈年伤疤，恰似婴儿攥着的小拳头，满是新生的倔强与希望。

这七棵树，其中六棵整齐地排列着，另一棵则独自伫立在四五米开外，遗世独立，如一位孤傲的诗人。它们约莫两米高，站在路边，枝叶随风摇曳。柔软的枝条被花束压得低垂，几乎要触碰到路面，更增添了几分婉约之美。初夏的新叶郁郁葱葱，透着清新的绿意，与素白十字瓣碎花

相映成趣。那花儿似灵动的雀儿，张着小嘴，叽叽喳喳，吐露芬芳。

路上来往的车辆，带起阵阵气流，这些树便在风里翩翩起舞，将碎玉般的白花扬成雪浪。恍惚间，我疑心它们是被风揉碎的月光，在沥青路面上洒出斑驳的银斑，如梦似幻。

这个岭叫胡冲岭，有个Y字形路口，路边树木繁多，各有风情。槐树花在春天绽放，腻腻的香气随风飘散，赠予路人满心甜蜜；枫树与木梓则在秋天换上绚丽的衣衫，红的似火，黄的如金；柏树则一年四季沉着稳重，始终保持着一抹青。

起初，我并未留意到路侧的这些树。我刚搬到新居不久，对于上下班的这条新途，有着太多的新奇。路边菜地里，一茬接着一茬的蔬菜生机勃勃；樱桃树、桃树、枇杷树，花儿依次开放，果实相继成熟；还有那广袤的田野、缥缈的云雾、连绵的青山，令我目不暇接、眼花缭乱。

犹记得初次见到它们时，这些树还挺立着细高的树干，足有三米多，忠诚的卫士一般屹立在路边，把同排的柏树都比了下去。去年冬春交替之际，一场冻雪突如其来，无情地压向所有树